

《法兰西内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兰西内战》

13位ISBN编号：SH1001-457

10位ISBN编号：SH1001-457

出版时间：196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克思

页数：235

译者：中央编译局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法兰西内战》

内容概要

《法兰西内战》精辟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特别是用巴黎公社的新经验进一步论证和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法兰西内战》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既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充分体现了马克思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在 1891 年所写的导言中说，这部著作善于“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表明马克思在剖析历史事变中的“惊人的天才”，这部著作作为“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法兰西内战》

作者简介

马克思于1871年4~5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写的就巴黎公社问题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马克思先写了这篇宣言的初稿和二稿，随后又写了定稿。定稿本在1871年5月3日被总委员会一致批准。1871年6月中旬在伦敦用英文印行，1871~1872年又出版了法、德、俄、意、西班牙和荷兰各种文本。1939年上海海潮社曾出版由郭和翻译的中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重新翻译了《法兰西内战》这篇著作，载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法兰西内战》

精彩短评

- 1、老马同时也是毒舌男的鼻祖，货真价实！
- 2、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了梯也尔政府的卖国性质，另一方面高度肯定巴黎公社的意义，认为后者是帝国的对立面，是社会主义实现的重要形式。如果，仅仅揭露梯也尔政府的卖国性质，这部书也就停留在历史读物的程度，但是在高度肯定公社这种复活传统的新型政权形式，马克思看到了社会主义摆脱专制政府的可能性。另外，毛泽东也对公社情有独钟，对于国家权力厌恶不已，可能也说明毛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用专制机器镇压人民的政府，怎么可能是马克思认同的呢？
- 3、近代的混乱从这里开始，很多人受到这本书的蛊惑，比如周，巴黎公社其实就是暂时脱离现实的历史的一瞥
- 4、法兰西内战
- 5、不是特别喜欢，还是比较欣赏《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的老马
- 6、鲜血与雷鸣，力量与荣耀，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 7、恩。。。。前面那个宣言什么的有点恶俗。。。。还很长。。。。
- 8、回顾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界定了巴黎公社的性质。以及，骂人不带脏字：)
- 9、导师骂人真牛逼。
- 10、补记
- 11、感觉有点战斗檄文
- 12、稍微好读一点了orz
- 13、學習處理史料和文字表達的能力
- 14、昙花一现
- 政治解放——社会解放
- 15、战斗檄文，特定时代的作品。。
- 16、《魔法少女小圆》的原型。
- 17、马克思以极其犀利的语言阐述了发生在1870年的这场巴黎公社运动的阶级斗争本质。路易波拿巴和普鲁士之间的以分赃为目的以民族主义为幌子的战争，随着法国的失败，而引发了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此时才如梦初醒，联合一致反对巴黎公社。相比于阶级利益，民族和爱国不过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而普鲁士号称德国人民爱好和平，可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举动，也最终会使其自身深陷战争的泥淖。巴黎公社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要为资产阶级分配利益的战争出力。防御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但是切莫为民族主义所蛊惑，试图去奴役其他民族。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试图奴役他人，最终自己也会被奴役。
- 18、越来越接近目标
- 19、人法国，一百年前就社会主义改造过了，哈哈
- 20、“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 21、旧制度能创造出来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
- 22、巴黎公社的总结。当宏大的社会理论遇到具体的社会实践....
- 23、行文风格和之前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都有点差别
- 24、黑得漂亮
- 25、可以读出一个渐近晚年的思想巨人,面对或许有史以来语境流变最快的一个世代的苍劲孤愤,他追逐和直面新兴时代精神的雄浑奋勇的确是伟大的.
- 26、巴黎公社失败后发表，流产的革命的产物。革命导师隔岸观火，宣言成了悼词（整个过程马对巴黎公社态度谨慎甚至犹疑）。加一星为恩格斯导言中所说的没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重大失误。肯定了革命首创精神和‘巴黎公社’原则，即普选和廉价政府，但前者也正是失败原因之一。公社领导者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追随者组成，委员会组织松散，治国理政不是夺权造反，革命不是普选大民主，与列宁《国家与革命》对读有奇效，1871法巴黎公社运动与1917俄十月革命背景太多相似，由此可看出政论家与实践家的区别。减一星因为笔触太怒，有些段落沦为人身攻击与谩骂。
- 27、借由它政治理论迅速填充了一大截：怎么样组织以及民族问题，阶级问题
- 28、挥舞拿破仑之剑的侏儒。。非常喜欢马克思的这类损人。。
- 29、2014年3月在县医院地摊老朱卖书看到过。简略翻看。

《法兰西内战》

- 30、“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这个评价属于五星，实际也就四星半
- 31、最精彩，最精辟，最优美的历史政论。
- 32、笔触太愤，主观性浓
- 33、有關國家和政府建設。

《法兰西内战》

精彩书评

1、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法兰西内战》这本书是马克思在亲历德国的统一与法国的战败的大时代前提下对其中极具革命性的巴黎公社的成立到覆灭的记录，作为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对其观察后的总结对后来的共产主义试验提供了一笔可观的社会经验。在绎读前我们也应该小心翼翼的留意马克思在这本小册子中传达给后来共产主义者们的语言，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将错误性地认识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阐述。

全书一共分为四个小节，而且相互之间互有穿插，为了方便我们对其的解读，对此，我对其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类，第一节讲的是法国旧政权罪恶的欺骗性，第二节讲的是巴黎公社的成立和旧政权的干预，第三节讲的是巴黎公社的政策和马克思的解读，第四节则是巴黎公社失败和马克思对其部分总结。在此，我将从第三节开始分析，并穿插一、二节的部分马克思的文字意图，并在以第四节解读作为最终的结尾。

第三节一开始马克思便是谈到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的时间，并且马克思将“公社”称之为资产阶级头脑中的“怪物”，并引用了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写道的文字：

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然而正当我们认为这或许是一场类似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后（如果它维持住的话），马克思却用一段文字泼了我们一盆冷水，马克思在书中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此便给巴黎公社定了一个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性质。那么我们要问：“为何马克思不承认巴黎公社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呢？”但马克思没打算立即给我们消除这个疑问便转向对法国的现代社会制度进行了分析，并在这一段带着一贯的马克思对现代性政府丑恶嘴脸进行批判，同时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在此批评了当时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并认为其是使得统治者“最不容易分裂的体制”，那么我们首先便会发现马克思在其中说到的第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联合将会使得无产阶级存在造反的危险。为何这么说？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如果消除分歧，那么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将达成一个共识，即便这个共识外存在一些分歧，但只要内涵统一，那么联合起来的压力将全部转移至无产阶级的身上。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议会”便是它达成协议的最好机构，并用民主普选的方式来掩盖其内涵的残酷暴虐统治，而这个暴虐统治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其统治形式，即便重新回到帝制，它所表现的也将是统治阶级的暴富与民众的贫困，金融诈骗和工商业扩张不仅没有缓解这一问题，还导致了本就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更加拉开差距。马克思在对其资产阶级的描述中认为：帝制的再出现是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的劳动的工具。言下之意，帝制便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将尚未脱离封建气息的社会改造成成了一个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制度，并且利用它的历史性错误大肆的剥削劳动者的工具，那么马克思也就是认为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知道帝制将在不远的时候被推翻，但到了那时他们便会利用其一再的假诺言来欺骗民众相信它的谎话，一旦新的制度确立，便可以用制度所确立的合法性进行镇压。请注意，这里的所讲的资产阶级知道帝制在不远的将来会被推翻，这属于一种时代背景下的不可逆的历史条件下的推动，是一种整体的社会阶层或者集体的推动行为，不表示他们明白他们所做的过程，但是他们确实推动了这一结果的产生。我们应该理解为马克思以他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做出的推断，因为19世纪后期的经济结构已经跟18世纪大为不同，而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已经使得封建制被推翻，而帝制走向崩溃的这一阶段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扬弃的阶段，是使得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日益成熟并在帝制的外壳下逐渐脱离帝制社会结构而快速迈向新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也即是“否定之否定”！并以此作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双重的不可逆转所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决定了这一个时代的帝制已经处于了全面崩溃的阶段。而马克思所讲的手持武器反抗梯也尔和乡绅议员们恢复“旧政权”的巴黎，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旧政权不意味着旧有的“帝

《法兰西内战》

制”而是新的统治制度，正是这一点让马克思开始审视公社所具有的革命性。当然，我们马上会讲到这个问题。

为了防止正规军潜在的叛变，巴黎公社第一个法令便是废除常备军并以武装民兵作为代替，如果我们翻回第二节便能看到其实早在公社成立之前的抗争中，1871年1月22日巴黎的无产阶级与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前去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而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并勒令一些报纸停刊。显然，这在3月18日公社通过上述的法令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我们要解读之后的一句话：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而这个成立后的新巴黎政权与之前梯也尔政府相对比的是，后来的巴黎公社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来反制‘旧政权’，因为工人们从之前的噩梦中清醒，他们扫除了官僚，代以市政委员代替，并且可以随时罢免，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官僚权力的极大不确定性，因为在和平的年代，官僚必然会面临各式困境，包括权力带来的利益的诱惑。同时，公社废除了‘旧政权’的警察与军队，并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或许在当时极端条件下有合理性，因为需要另一支可靠的战斗队伍来替代他们，而替代者必须是极为可靠的，那么不可避免的是需要工人阶级参与进来并担任核心人物，可工人阶级这一群体并不是专业的士兵，也不是专业的官僚，更不是专业的理论家，所以不可否认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做法过于欠缺考量，一个偌大的城市没有这些了熟于心的熟练官僚，那么一切日常的问题都很可能都将陷入瘫痪。但是我们不能莽撞的下结论，而是要从马克思的意图出发，那么马克思在说明什么？回答这一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马克思为何要反复提到梯也尔。不可否认，梯也尔在镇压巴黎公社的时候出尽风头，而马克思也不惜笔墨对其的所作所为大肆描写，所以《法兰西内战》中有很大篇幅在阐述马克思对梯也尔过去历史的背叛和当下虚伪的真相，这其中马克思将他塑造成一个必须值得工人阶级注意的敌人。正是如此，马克思才将其看成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官僚代表，而且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用文章里第一节中的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炫富夸贵之可笑衬托其所作所为之可恨。”那么这一句话中却暗含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双重提醒。第一，工人阶级需要警惕类似于梯也尔之类的资产阶级的官僚，这类官僚想方设法要阻止工人阶级的夺权，并通过“卑鄙”的手法愚弄工人阶级的意识。第二，这一层涵义更深，马克思提醒工人阶级还要注意自己内部的敌人，而这些敌人或许正是鼓吹革命，而在胜利后背叛革命的人，这群人隐藏得更深，而他们也是“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这句话不是讲他们会重立旧的制度，而是用新的、更加残暴的制度来压迫工人阶级，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前面马克思的那盆冷水，那么马克思在这其中便恰好是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是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法兰西内战二稿）”而这些内部的敌人只会让工人变得更愚蠢，他们不会要求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他们会代替无产阶级去掌握国家机器，表面上看来却又好像是工人阶级正在掌握国家机器，而这一切恰好又是资产阶级推翻工人阶级政权所需要的利器。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正在告诉我们，如果是不坚定的（伪）共产主义者来带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话，那么这场胜利只会让资产阶级找到更好的手段来摧毁工人阶级的团结，也正是工人阶级需要自己来管理自身，并达到一种发达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所以，工人阶级要面对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是，即使是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我们将所有信息交予一名工人，就这些信息而言这名工人恐怕都无法全部认识到，那么再压缩并分类会失去信息的完整性，这样一来他要适应并自觉配合他人在生产生活中的生产资料管理便会遇到困难。显然，马克思或许在其中暗含了人对“辩证法”规则的掌握，并将其扩展到了一种人可以主客观统一的认识，也就是彻底的对物质世界本质的主观反映，并以此来解决信息量的问题，因为只要掌握物质世界认识并判断的逻辑，那么便可根据环境变量的变化而适时的自觉改变发展方向（自身需求与整体发展相统一）。当然，这是一个哲学式的完美世界，确实这一切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人能否做到这一点以达到对物质精准的认识还尚无确切的解释。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并没有说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模式，由此我们能够隐约的嗅到官僚在帮助无产阶级处理信息问题的重要性，但前提是双方是平等的社会关系。这里再解释一下工人阶级关于知识方面的困境。首先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在这有限的生命中，他需要统和自身与社会整体的发展，保持自身的知识的专业化和认识观的现代化，也保持劳动的效率。因为即便共产社会的人，也不是进行同样一种的工作，而是彻底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人的创造力，

《法兰西内战》

同时社会并不以创造力来论社会的等级，那么这必然会导致我所提到的困境，信息的困境，信息代表着人用有限的时间去接受他无法消化的巨量的信息量，那么从这些信息量的庞大中必然要有一种和他人同样相似的认识观，也就是说你无需被各种观念所造成的偏见所干扰，而是按照辩证法去思考，而这种思考能够解决信息量的问题，你没有接触这些信息，但你无需接触也懂得这应该如何去认知去判断。同时，批判力也会被取消，因为在这个层面上的人已经是完整认识自然的人，不存在对于人与自然的观念上有任何偏差，那么批判观也就不需要了。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但马克思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说；道德。因为道德观作为最为常见和普遍的观念，有些是矛盾的，但它核心的价值却是相通的，马克思认为这是达成共识的基本，其中暗含了道德标准的非阶级性，任何人都能被道德标准前提下的个人行为可以被任何人理解并使用，参照物可以对照每一个历史社会阶段（包括原始社会之中的分工，禁忌，习惯），这也是可以复制在每个人的观念之中。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马克思在论述‘旧政权’性质时谈到了公社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他强调公社的每一个代表受到了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但我们在看到大地域多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过程中会发现，如果实行真正民主的话，那么中央政府（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其实过于模糊，这体现在地方政府的自治权的问题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公社成为‘小村落’形式的社会形式，那么就将回到比古雅典式的城邦国家还要原始的社会之中，如果在‘小村落’的形式上加入更高级政府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自治将变得困难，因为权力的分配导致小村落实际上已经变为了更大的中央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在中央（联邦）与地方的公社代表们将会成为难以联系的个体，因为没有人敢于损害自己辖区的工人来满足中央（联邦）的更高的政治需要，因为代表能够被选民随时罢免，同时如果没有等级授权制，而是协商或会议制去应用在普选方面，那么公社到头来就很容易陷入了无政府主义之中，变为一盘散沙，以至于又回到过去的强大的公社（部落）将用实力吞并弱小的公社（部落），直到城邦政府的再次产生并庇护弱小势力的个体，那么这很明显也是对公社的讽刺。

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之后的文字中保持一种犹豫不定的态度，因为马克思写道；‘它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对应物。所以，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就恰恰被误认为是那最初产生于现代国家政权之先、尔后又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翻版。’很显然，马克思清楚地懂得中世纪公社所带来的小群体而不是一个整体，这一小群体的整合为整体的过程中是由最初的政治暴力所造成的。潜在意义便是由政治暴力所造成的整合是不可靠的，但我们千万不可陷入无产阶级通过政治暴力（革命）所达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可靠的。否则，我们将误解马克思对后一种暴力的解释。马克思所想的正是工人阶级的联合使得过去由小到家族与地域，大到民族与国家所产生的群体所不具备的强大凝聚力，这是一种超地缘与血缘的关系，并升华为一种阶级关系，那么必然将无产阶级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因为这需要割舍一部分关于人的伦理感，而这一切还看不到无产阶级自我觉醒，因为这需要无产阶级自我认识这种需要，至少当下无产阶级是受人影响所被动的参与这一场潮流（我之后会写到这个问题）。即便无产阶级的人们是这些事物的参与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职业的调解者，他们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会了解官僚所接触到的信息，这样，信息的渠道就需要另外一个组织来重新接线，这又会耗费很多的时间，使得成本骤然增加。但马克思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巧妙地回避了，因为这个问题着实棘手，如果轻易否定一套经过历史反复验证并“成功”实施的经验是不明智的，而这也与自己辩证法观相违，但如果简单继承这一套关系，那么等于认同过去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统治的现实视而不见。公社的失败刚好给了马克思一个回避借口，并延缓这个急迫的问题；接手旧政权并改造它过于压迫工人阶级的制度，但以此改良作为一个过渡方案是不错的选择，马克思肯定了公社的失败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证明了工人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组织战斗力量的积累是很有限的，这体现在马克思所写到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借一张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直到这段最后马克思借巴黎工人阶级之口阐述了工人阶级发动革命的本质原因，这方面解读我会在最后讲马克思所认为无产阶级觉醒的道路这段讲到。巴黎公社太短时间的失败固然是其核心的原因，因为马克思认为公社想要消灭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这个想法是好的却没有体现出来，并同时赞扬了开明的部分统治阶级者提出的“合作制生产”符合“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我们需要对此提出疑问，这是否是马克思为了暂时与统治阶级的妥协而提出的一种温和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后者使得公社短期紧急情况下所保留的“廉价政府”这一形式也就有了勉强而不与自己共产主义理想激烈冲突的回答。同时，我们要注意到马克思在论述到公社的灭亡没能完成一个工人阶级政府的形式，在此也看到公社的政权成本问题，因为当时的巴黎公社的确非常缺乏资金，这体现在公社没有夺取

《法兰西内战》

银行金库的因素上，当然，没有那个工人愿意看到高成本的政权机构。其中又暗含马克思对待这种组织方式的赞美，即：使得公社可以实现廉价政府这一形式，这却又意味着需要与开明的统治阶级来妥协并说服他们同意工人阶级来领导整个社会，同时不排除这些开明的统治阶级在工人政府中的‘暂时’地位。与此相同的是另一个矛盾，即巴黎公社取消‘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这么做会发生我上面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既然官吏和军队可以取消，那么军队取消只有一个可能，即世界永久和平，同时官吏的取消说明市场化，因为无需官僚的辅佐和帮助个人和群体来进行协调，这更像是真正市场化的到来，而且这并不是计划经济，当然，根据人的发展相适应的调整发展也像是计划，但这并不是预先或者完全以计划代替后来的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动性，因为计划经济要求的是官吏对计划的制定，而取消官吏正是古典市场经济中所强调的‘最’自由市场，然而极端自由市场却是一个极度残酷的社会发展形势，当个人或部分群体无法掌握马克思所讲的辩证法时，这就相当于将羊丢进了羊群，而羊群更像是被活用并掌握了辩证法的牧羊人所奴役的一无所知的群体。所以，我前面讲过如果存在更高一级的政府，将会与自治存在矛盾，但公社之间总要互换商品进行交流，那么又会产生对商品的销量与定价的矛盾，因为没有官吏那么不存在对事件进行定责，同时也不可能建立和监督售后保障体系，这样一来商品的流通变为了信誉之间的互换，而信誉不好的公社将被孤立，因为商品代表了公社的形象，而坏的信誉所带来的损失无法量估，可能是毁灭性的，最终使得这个公社解体，社员分流到其他的公社之中。

显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成功后不会存在这一问题便没有作答，这体现在马克思所讲的：“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杠杆。劳动只要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劳动的解放带来了每个人都成为工人，那么生产劳动的一些其他矛盾，那么也就成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这种内部矛盾能否证明不会是摧毁共产主义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不得而知，但马克思显然认为当前压迫的制度是使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共产革命的胜利面前所显现的最重要的障碍，而他首先便是要解决阻碍工人阶级觉醒的统治阶级的欺骗，而这也是我5、6段落所分析的马克思的意图，结合刚才所讲也就是说马克思侧重告诉未来的工人阶级所要警惕的对象，而当下的失败恰好是暴露统治阶级凶恶面目的真意。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要求工人阶级不断的进行斗争以此来激发统治阶级更多的手段，并将其汇聚经验来为最后的革命做好准备。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么说？甚至马克思为公社的失败感到一丝高兴，因为越加凶狠的镇压只能证明统治阶级的末日脚步越来越近，同时提醒了无产阶级自身所处的危险境地，这有理由成为未来共产主义转为更极端方式来行动。这就像两方不断地互相结构成“革命——镇压——革命”的形式。那么马克思之后第四节在快要结尾时所写的文字也就有了恰到好处的解读：“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要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时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这让我不经有些惊讶，而马克思的意图却在此刻完全不留痕迹的体现出来。是的，马克思想要用这种手段让无产阶级先锋队发挥作用，而法国工人阶级在巴黎公社的所作所为恰好是体现马克思所认为一部分觉醒了了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也就是说巴黎公社这只能称得上是一场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运动，而不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因为运动也能被称为革命，但不是彻底的，根本性转变的革命，而这又存在一个终极革命的概念，而在终极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爆发前，一切局部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只能被称为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来本文开头说到的马克思否认巴黎公社所不具有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也就有了合理的回答。关于共产主义革命我会马上讲到。那么余下的任务是如何解决更多工人阶级的觉醒？马克思认为自从统治阶级镇压公社以来，统治阶级便拉开了自我灭亡的伤口，而工人阶级只需要在不断的危机中进行革命来夺取国家机器，而这会使旧政权更加凶狠的镇压，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多数人在这场拼杀中不可避免的会获取胜利，那么最终只会以统治阶级的集体灭亡而作为胜利果实从而体现出来。

如果仅仅是这样解读，还是不够。那么我们还是会出现疑问，无产阶级该如何觉醒而且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上，的确又存在三条道路，其中第一条道路是马克思所谈到的方式，第二条是伯恩斯坦等人谈到的方式，而第三条是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所谈到的方式。

第一条道路是马克思认为这应该由无产阶级自己在斗争中自我觉醒，因为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做到真正的觉醒，不断的斗争使得统治阶级暴露出罪恶的面目才是觉醒的最好教材，也就让无产阶级不会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

《法兰西内战》

无产阶级觉醒的质变是依靠社会环境的量变而形成的，并依靠巨大的社会危机而脱胎换骨的进行自愿的转变，也就是说当整个系统崩溃的时候，新的系统组成部分实际上已经暗中替换了绝大多数旧系统的组成部分，共产革命的爆发只是建在上个系统外壳在时间的前移下行将就木。同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判断可以理解为两种，第一种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可以包括无产阶级一切反对统治阶级的反压迫行为，只要他们能看清并正确的沿着共产主义革命的路线前进，另一种是一直以来大多数人包括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划分方式，只有强调一个“特定”团体的带领的运动才能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认可的，因为公社也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以达到共产主义革命的手段并不存在于一种。所以，马克思认为完全由所谓的领导无产阶级觉醒的人来带领无产阶级觉醒是靠不住的，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暗含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一点我先前的段落也有讲到，随后第三条道路我也会提到。

第二条道路是伯恩斯坦等改良社会主义者所谈到的，这一点无需我多讲，马克思一定会毫不留情的予以批判，因为这就代表着向统治阶级投降，并成为统治阶级愚弄无产阶级的工具，而他自己本身却毫不知情，并幻想着自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艰难的为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利益。然而，这却是与马克思的想法大相径庭，这会成为覆灭无产阶级觉醒的阴谋，或许马克思会干脆认为这群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比那群空想家更甚，因为他们摧毁了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而幻想于统治阶级的施恩于他们。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空想主义者们，在一定程度上空想主义者的确符合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部分描述，尤以前马克思时代的空想主义者，也就是欧文、傅里叶等人。但是空想社会者们的分配方式与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显然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制度的顶点，这之前我也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与创造力的问题会是一个怎么分配和定位的问题，这也可以证明空想主义者只是用现存的生产资料套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制度在进行生产和交流，由于没有解决之前所谈到的能动性，那么就如同原始社会一样群众就需要偶像的作用，但是空想社会由于不存在神一类的宗教概念，这使得群众对于领袖大权独揽的需求变得非常突出，因为需要有人来决定重大的社会决策，而独裁就变成了唯一的方式。很显然，此类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最后都将走向独裁政治或极权政治之中，因为这并不是发掘人的能动性，而是压制人的能动性，这将注定是要走向崩溃解体的命运。同时，马克思看到空想主义世界与外界世界进行交流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空想主义者们并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也就是他们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但没有隔绝。这样一来外面世界依旧能干预空想主义者在公社所展开的共产主义实验，很明显，最后无一成功，这在于马克思所讲的统治阶级对其的侵入和本身空想主义者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短见。毕竟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中，没有人能够无视外面的变化而固步自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即便再封闭的地方也有被外界闯入的时候，这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所天生具备的逐利性所导致的原因，并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任凭你如何彬彬有礼的保持与外界的距离，也无法阻挡外界对你保持有距离内部的渗透，最终摧毁你的边界并同化封闭内的空间。马克思认为，空想主义再如何缩小自己的空间并让与外界利益也抵挡不住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去获取更多的利益，其中就包括武力获取。所以共产革命的任务中的重要一点就是永远铲除这种差异性带来的各方力量的不均，并防止新的统治阶级推行强权政治促使国家机器跟随其欲望四处剥削、牟利所产生的不合自然法规则的社会悲剧性一面。

第三条道路是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并以至实践过的方法。但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导致了之前如同马克思所看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之一。但这能否成为马克思所认为的好的方式？我想这一点上马克思做了保留，因为毕竟无产阶级革命也确乎需要带领并赢取最后的胜利，但马克思对此有其他看法，这需要参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中强调要推翻一切旧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真正统治阶级被消灭时，那么这一批带领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就不需要了，因为如果他们拥有二心，那么无产阶级有必要将其从共产主义社会中永远的清除出去。如果不清除，那么这场伟大的运动最终又会变为一场镜花水月，而这批“先锋队”会转身变为新的统治阶级，所以马克思对此保持一贯的警惕，并用心良苦的提醒无产阶级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面对第三条道路，那么这些优秀的带领者会怎么想？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想变身为统治阶级的话，他们一定会使得无产阶级只会简单掌握生产资料，广度的知识上的贫瘠让他们无力解决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新建构，最终只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路人手上带领着进行生产。但这层逻辑后面却隐藏领路人对于无产阶级的思考，他会真的如此心甘情愿的作为一个过渡者来帮助无产阶级吗？难道无产阶级确定掌握了辩证唯物史观后并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不会产生偏差吗？如果他们将矛头指向自己怎么办？以此为基点，领路人绝然不会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长期的复杂环境（资产阶

《法兰西内战》

级的封锁)与生产技术的逐渐落后(自我封锁)必然带来的是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扩张。当这一现实反复冲击着原有的领路人与无产阶级的内心后,不可避免的是对过去的一切进行否定,并急切的盼望新的生产关系。最后,人们被迫在物质的基础上丢弃了马克思对物质背后剥削的分析,尽管如此,人们也会奋不顾身的追求物质欲望的极大化。马克思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并反复的讲到无产阶级必须小心翼翼的选择带领他们的“先锋队”,同时留下了这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以及之前马克思对各个社会无产阶级运动失败的深刻回答。

文;神性的流动

《法兰西内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